慵齋叢話
二三

評淡叟先生性批直又精於詩表尊用科場規範謂
人曰崔勢遠讀樊川如以蒿絣纍泥盧子洋讀東坡
文辭屈強如以鈍鋸斷木此豈可用不如陽村陶隱
之軟美易呑也嘗與李牧翁論文淡叟曰足下之文
如陽村放翁曰先生之詩出陶隱相讓不已其後淡
叟爲宣慰使下嶺南路故人逢上京者謂之曰京友
若問余之行止洽出曰釋迦如來遊南方也徐達城
作詩云文章陶隱右福德釋伽南淡叟少時以儒生
嚴譁不脫靴幕而入勢遠作詩云欲識老庵真性處
白靴黑幕拜君王淡叟每誇於人曰吾兒理叅如朱

子吾壻文章似昌黎勢逸大書門扉曰尨叟莫誇見
與壻一門非是盡美明一日宣城達城就淡叟席時
宣城無判吏曾淡叟為軍戰司勇淡叟占句云副司
勇乞三台集達城應聲對曰無判書隣九品存○世
祖設拔英試取金守溫等二十餘人盧宣城徐達城
李韓山洪益城梁南原任西河皆中選其餘皆一時
名儒其日來赴者亦多見命宣城西河益城為試官
又取姜晉山成夏山李陽城芮金世蕃尹淡叟等數
人是日設場於思政殿庭借紙於香室遂付承旨朴
子啓曰吾之名紙子可使人裁割而來 坐場中若

吟頭問曰吾總已裁乎子答曰安心做作總當來矣
日暮篇成索紙子答曰我窮不恤遑恤我後我已用
之矣淡叟大慍遂取畏肉小紙而書呈之是時天熱
淡叟脫靴一兩坐之亦記其書冊於前宣城潛令人奪
靴與書冊而去淡叟呼号不得赤脚步出宮門見者
無不絶倒及榜出則淡叟居末欲不遊街宣城晉山
夏山俱諸真家恐動之曰君若不出我當啓之加幞
於頭被袍於身扶擁而出淡叟不得已應榜每於同
年禮會呼淡叟為末坐侵困万端矣
金斯文宗蓮性戇直專覓書史少時居清溪山下一

日強盜數人奪至其家斯文閉戶注矢倚戶而立盜疑畏不敢近斯文叢矢盜惶懼曰勇哉先輩之射矢直不敢當也遂入室盡偷財物而去斯文僅以身免

世祖將祀山川以犧牲瘦瘠罷犧官之職更命憲府察視喂養斯文爲監察受任而往日夜坐牛圈傍牛飽傳食斯文顧謂牛曰牛乎牛乎何不食艸旣食汝負又欲食我乎牛乎牛乎是勉食艸免我罪累斯文以遂與通鑑撰集廳諸先生論食味偶及河豚殺人之事共坐廳中書飯案有新石首魚湯同僚顧謂斯文曰此魚甚美試嘗之斯文持湯鉢置諸案下曰先

生誕我矣然後人争論歷大逆

成廟升遐之日城中士大夫巨族多有婚娶者或乘

朝而往或當午而往或佯若不知而往其後事覺皆

抵罪竹城君朴之蕃識人不解文字前一日醮子之

夕賓僚畢集忽聞大内疾劇乃曰君父不豫臣子何

忍私行婚禮遂謝絶賓僚而返之時有議者曰儒林

反不如武士可歎也已

莫非山蔬而朮芽名曰山菜莫非水族而秀魚謂之

水魚俗語然也祈天使到国食秀魚美之曰此魚何

名通事答曰水魚也天使笑曰鱗介万族而此魚何

獨名水魚〻在水中者皆名水斗蓋獨與水方音相似而通事不能辨也

昔有一守令與邑戶長相與占聯守令皤腹而戶長眼患守令先唱曰戶長之眼雖濕能作渠而導之乎衫袖之厄而蒼蠅之宴食戶長但俯伏而已守令曰上尊亦對之戶長唱曰大人之腹雖大能載貢稅之米乎駔騎之厄而猛虎之宴食余與一庵陪伯氏東遊關東一庵無嗅弟子夜出遺失伯氏唱曰一庵雖屢見馬能給馬蒭乎弟子之厄而尨狗之宴食余〻陪伯氏赴京醫員金原謹嘗患獨脚余唱曰金判事

之脚雖大能作大蒴蘆半旁妓之厄而眞豆之宴眞

豆亦名好粘柤脚者也

○凡菜果皆隨土宜而種之以収其利今東大門外往

審坪種蕪菁蘿蔔白菜之類青坡芦原兩驛好種蹲

鴟南山之南李春院村人種茶蔘作紅芽京畿楊寧

之人好種葱菜忠清左道之人好種蒜全羅道之人

好種薑如旌善之梨永春之棗密陽之栗順興之海松

于咸陽晋陽之柿他處雖有而不如此邑之多且美

也

學尊上人辦一庵其爲人純謹無他表裡如一雖知

作詩而所占無警句雖知內典而不深究根本雖不
入悟道而亦無狼跡好與人棋而屢不勝亦不爲慍
與人無貴賤一與之語卽成心交至如申高靈李延
城朴平陽成謹甫柳太初姜晉山徐達城洪益城李
陽城成夏山昆弟任西河李平仲金福昌皆其至交
而高靈尤愛謙之一日夏山設宴慰高靈使賓滿座
歌妓擁後高靈愀然不樂曰若有一庵吾可盡歡夏
山伻人請邀必焉一庵欣然入室彎袖而舞高靈與
座客皆解頤終日罄歡而散及拜禪宗判事入院之
日簪珥盈門人皆榮之雖無文名者亦皆與之交退

老于文化見集寺使筆往訪者至今年不絶過九十
而身猶康強也余嘗作句曰根無面象終難勝詩失
先縱不自由高吳聞之曰此正實録也謹甫嘗作一
庵詩曰上人學佛兼學[illegible]一木茅庵吾道今孔子還慚
德二三聰人以爲善名狀也一庵求詩於縉紳間所
藏詩卷與鵝蓋籠而一時清妙之詩皆萃於此矣
人之嗜好不同性所然也金宰樞淳好食撒粢一庵
好食麵條而山好食大口湯我伯氏好食苦苔此四
物非有至味而萬世姜載之惡麵見之則必置床
下人問其故答曰見人之食麵滿口咄咄則心神顛

動矣孫道城愚食西瓜曰若一片入口心先穢思崔
提手愚大口氣乃曰若聞此氣正臭頭痛如裂中正
郎官曾葉曰若去斯酒可以下箸此四物皆無味而
愚之如此人之嗜性本定不可轉移也

斯文丁子健有子二人丁斯文積與其子壽崑同仕
知國文院積曰子之嚴君有四足矛是吾壽崑賤惕曰稽
一嚴君而已何謂有四讚曰子之嚴君居長其次丁
子紅其次丁子鵬其次丁子鱗也丁子儆有子二人
曰壽崑壽嶸丁子鵬無後丁子鱗有一子曰丁粉丁
子樂有一子一女子曰丁膧女丁香壽崑答曰君有

四男信吾人問其故普寬曰君之長子特次諭次允)
次末)摘座大噱

武官梁某為公州牧使署月多蠅梁厭之令州中吏
胥下至伶妓僕隷各捕三蠅一升嚴設法而督之
上下爭務捕捉皇皇不暇以代至有挖布買蠅者時人
謂之蠅牧使治邑如捕蠅則令豈有不行者乎

乙巳嚴科生員趙蛭赴京為人純謹質直寡止麤俚初
到平壤監司備下隸紅粧乘迎舟中生目眩不能仰
視潛於帽下窺之奇態異常一妓坐艇頭生指之謂
同伴戚生曰汝為廣[illegible]三寸能成我事則必厚報之

洞館就房未知其之奇艷神魂馳餞而捲帳而入郎
艇頭迷意生首羅不已私自語曰若非成龍之力何
以至此惟是娛寫酒興不離側雖於溷厠亦必相隨
探囊中得小簡乃妓私夫所送也生不以為嫌反愈
愛之妓最晚妓短襖穢之曰亦是客中滋味及行之
日欲與載歸已備鞍馬妓因隙遁走至順安悵然自
失又見湯酒女有色嘗有評而畫之携入房中因走
之醉其女逃去生酒醒有一女過房以為其人而執
之終夜講歡到曉視之則是大如盤不類前見者生
遽呼曰此非也至南寧館邑中人物繁華紅裙羅髻

生視之曰天下無雙也遽前執手扶啟西室明孝啟
拒生或叱或誘老妓執燭導前謂生曰此女未經人
事當徐徐馴之毋遽侵辱也生入室抱腰附耳語曰
汝若從我汝之計活我當任之成生曰牧使方設酌
欲慰吾輩君不可早休不如休妓往縈生携手同歸
牧使叱明孝曰汝以官物不順於客罪當大笞呼吏
取栲杖來扶而下之生出跪攢手哀乞曰此兒無不
順之事傳之者誤也若因我得罪反咎我愈甚牧使
赦之明孝奉觴而進歌曰今日始相見明日還相離
厥初若不逢不知是阿誰生撫背欣笑曰何如是不

遂而唱如是歌乎我觀諸妓無如汝之顏色吾捨此
何求飮罷到房相持弄戲區區狎昵千態萬狀靈洞
仙在側生謂成生曰吾得美人不顧此妓汝速持去
生奴來窓外曰此是妓乎何迷而不悟生叱之曰汝
何知吾事俄而解衣同臥始知男子驚起無一言翌
日行至雖身明壽男服隨生傳孟生欲非馬明壽攀
衣止之曰終夜團圝欲成我計活今何容易而大無
情也衆人皆笑至義州州素多人物與貧城相守之
有一火年娼名末非者生見而憐之欲遂而未遂謀
官曰君去此邑能成我事則當以死報之裵官曰此

輩洛有主吾不能制之不如告州官生即趨謁判官
請之判官呼末非教之末非猶未聽許在上房前辭
王明廬繫末非衣乃笑曰得我物當從我言是夜同
宿末非雖無愛生之志欲獲後利百態媚之生心膽
盡落自以為得佳偶翌日末非謂生曰官家繫擾不如
往吾家蔬糲共之生携手同歸早晨進粟飯葵羹生
甘食不遺生離家已久蓬頭垢面末非爨水親自洗
面梳髮生尤樂焉來詑諸輩曰其家殷富其人慧黠
自吾平生未曾見也至江上臨別生抱末非臥沙中
涕泣剖小石各書名而分之生繫諸衣袖如宝金玉

未嘗失留延數月言々每稱末非不離於口回至遼東末非之甥末山隨迎逢軍而去末非送溫襖生卽被於肩說諸輩曰此吾兒所送物也到義州末非欲得唐物務增媚態生之情愛倍於前多給面皮適末非家祀神謂生曰家無魚物汝可乞來生見判官得乾魚一束親持而歸跪受神賜酒快倒曰我是大主翁不可不飮也至林畔館將別生携末非手來入上房索酒各飮一盃末非執生衣生執末非手相持痛哭日已高同伴力解之生恐末非追來踉蹡走出誤得他人馬而倒騎見者皆抵掌馬上放淚點滴如雨

至一漢曲朝飯同伴勸飧尊不顧惟俯首向溪同伴
曰子無乃泣乎生曰我非泣乃觀水中魚耳捲帽而
視之目盡腫

○我國崇奉佛教久矣新羅故都招提多於閭閻松都
亦然王宮甲第皆與佛宇相連王與後宮詣寺燒香
燃燈日如八關燃燈大禮皆依於佛王之第一子爲
太子第二子則削髮爲僧雖儒林名士亦皆效之寺
刹皆有臧獲多者或至千百爲住持者或擁婢妾直
豪富勝於公卿置十二宗以掌禪教僧多有封君辟
除者至我 太宗革十二宗置兩宗盡革寺社之田

然遺風未殄士大夫爲其親屬皆設齋又設法筵於殯堂行忌祭者必邀僧飯之亦有詩僧與縉紳相唱酬者頗多儒生讀書者皆上寺雖或有[illegible]尼盡壞之禁而儒釋相賴者亦不少至　世廟朝極斥僧徒雜於村落雖有淫暴人不得詰朝官守令亦不得抗至有賴僧庵而獲利者太學生獻佛骨要恩寵士林不甚驚怪自　成宗嚴立度僧之禁不許給帖由是城中僧徒鮮少內外寺刹皆空士族無設齋飯僧者是由人主之所尚而俗習亦與之變也

城中尼社曾已撤毀而惟存淨業院盡驅出于東大

門外少岩洞等處有三尼舍南大門外種藥山洞舊
有一舍其後兩尼各構小舍於其傍而居之至今有
十餘舍尼姑誦讀眞歸作尙[illegible]作楪子貢錦丹
幢如四月八日燃燈七月十五日盂蘭盆臘月八日浴
佛爭施茶果餅餌供佛而邀僧〻徒作唄紅粧綺幰
塡集山谷頗有閭閻閑在外子少尼輩多有孕兒生
世者
兵曹判書兼崇善都承文院提調作内兵曹于景福
宮光化門内之東隔大府廊廡甚備宏壯緻密諸郞
亦盡力爲之不日告成判書啓曰兵曹雖非此等當

有居然承文院職任事大所掌文書亦夥宜乎猥隘
難容乞以此室為承文院即依允判下諸郎皆失色
無如之何由是承文院入處闕內文書考覈之日都
提調提調齊坐進內資寺供酒司宰監供膳宣
歡去郎下俱至設酌校理趙世貞占句云監雖文書
日提調各散回乾程一日劉豆醞而樽開呼太先生
飲請諸僚支來高亮餅上下不覺玉山頹院中負多
料少當晝只點一飯菜醢一器時有識之者云盤中
破鉢大於舟糲飯參差小錯頭腹未果然還自懸驕
僮曾不灑餘休前御文士來作季官因此得職者頗

多時人謂之活人院其後申高靈兼判禮曹專掌大之礼啓請優給俸料由是稍贍焉

我國三子登科無限而五子登科者數少故父母亡者贈爵存者歲賜米二十碩在前朝爲洪壽洪富洪康洪德洪命而已入我朝李礼長智長誠長孝長悌長吾昆弟安重厚謹厚寬厚敦厚仁厚五昆弟皆登料我文安公常謂余曰我之昆弟只三以不及汝五然我登初試重試拔英試和仲亦登試汝亦登初試拔英重試亦過五也准數則我父母當享其榮而未有國法亦可恨也

我國父子拜相者黃翼成公喜及其子南原府院君守身皆爲領相李仁孫爲右相而其子廣陵府院君克培爲領相蓬原府院君鄭公昌孫爲領相而其子佸爲右相祖孫拜相者金上洛士衡及其孫礩韓上黨尚敬及其孫明澮盧右相閈及其孫領相思慎也以壯元及第拜相者孟左相思誠柳文城亮鄭河東麟趾崔寧城恒洪益城應權吉昌擥慎居昌承善也生員進士初試重試繼擢壯元者禹洪命生員壯元登第壯元南季瑛生員壯元及第壯元鄭河東初試壯元重試壯元李延城石亨進士生員及第壯元一年

連擢尤爲貴裴孟厚生員進士皆連擢壯元金訢進
士壯元及第壯元申次韶進士壯元初試壯元重試
壯元金千齡進士壯元及第壯元也一等三人一時
拜三公者崔寧城恒曺昌寧錫文朴延城元亨士林
無不企仰焉

我國文章家歎少而著書者尤鮮桂苑筆耕幾巻新
羅崔致遠所著皆四六也東人文鑑幾十巻侍中崔
滋所撰三韓龜鑑一帙拙山崔瀣所撰東國文鑑幾
十巻侍中金台鉉所撰東文選幾十巻徐達城受命
所選皆集前賢詩文也李相國前後集[illegible]十巻文順

幾十卷韓山伯李穡所著爲東方文府稼亭集幾卷
李穀所著樵隱集一帙李仁復所著圓隱集一帙文
忠公鄭夢周所著陶隱集兩帙李崇仁所著巖隱集
一帙拙翁崔瀣所著霽亭集一帙李達衷所著雪谷
集一帙鄭誧所著圓齋集一帙鄭樞所著思庵集一
帙柳淑所著復齋集一帙鄭摠所著義谷集一帙李
邦直所著春谷集一帙李元紘所著東亭集一帙廉
興邦所著簡亭集一帙廉廷秀所著陽村詩文集幾
十卷文忠公權近所著春亭集幾十卷卞季良所著
三峯集幾十卷鄭道傳所著貞齋一帙朴宜中所著

著殖林集幾十帙李詹所著郊隱集七卷鄭以吾所
著惕若齋集一帙金九容所著柳巷集一帙韓脩所
著禪坦集僧禪坦著獨谷集兩帙政丞成石璘所
集。
著菊谷一帙我曾祖所著檜軒集兩帙提學權遇
所著遁村集一帙李集所著近思齋集一帙偰遜所
著芸閣集一帙偰長壽所著夏亭集一帙政丞柳觀
所著鐵城聯芳集李嵒李岡李原等所著八溪集鄭
偕所著介齋集一帙釋宏演所著桂庭集一帙釋省
敏所著泰齋集一帙柳方善所著栗亭集一帙尹澤
所著清鄉集一帙尹淮所著庶軒集一帙政丞黃喜

所著玩易齋集一帙姜碩德所著仁齋集一帙養花
小錄一帙姜希顔所著短訥集一帙李惠所著為人
身短口訥故以為名保閑齋集二卷領相申叔舟所
著所閑[illegible]集二帙[illegible]所著太虛亭集兩帙領
相崔恒所著拭疣集兩帙金守溫所著四佳亭集幾
十卷達城君徐居正所著私淑齋集幾十卷晉山君
姜希孟所著安齋集一帙即我伯氏所著眞逸集一
帙即我仲氏所著[illegible]我朝中間作者無限
所著雖多而或有子孫微弱不能裒集雖或裒集而
散逸殆盡今姑取行於世者錄之如左

宣靖戊科殿試第三者謂之探花郎放榜時探花郎
摠皮帽花於御前分揷諸新恩我仲氏癸酉春擢
第為探花郎拜與衆直長是時金斯文子鏗為判事
庭中梨子隨風亂落斯文顧謂仲氏曰我占一聯君
可對續遂吟曰滿庭梨栗万直樂仲氏即應曰堆案
文書判書憂斯文大懽曰足下以万直對我手仲氏
遜謝此後稍熟其後與斯文交歡為尊資大倉
鄭貞節公及第邊原君昌孫皆我六寸也我伯氏往
謁貞節公之第貞節邊令呼入公猶朝臥未起布被
草薦蕭索莫甚乃謂之曰汝冒寒遠來可置汝手於

我被下相與講論經史而已又謁蓬原君良久立門
外整冠服出迎如待大賓兄弟之氣像不同也
咸京府少時放浪於花柳間然滋戢敬謹遇事善施
遂為上宰相以勳封君嘗為湖南監司以善政聞其
還拜大司憲常愛全州妓相別有難色密授蹄牌於
妓令一潛夜隨來日夕妓辭於府尹時李堰為府尹
清苦性急見妓之辭大怒曰法官豈可帶妓行汝言
之謬妓出呈大憲蹄牌曰公云官府若不信以此為
標堰睨地大罵曰我以咸京為節士以今觀之真下
等人時人皆樂公之真率而笑堰之太急也年老久

有疾性有一女而女先死又厭聲色不蓄妾家無奴
婢聽事之人供頓或至屢空有旧情女醫聞之卽挺
身而入見公披藍縷衣長臥蒲薦只一頑僕侍側女醫
曰門下之豪傑何落魄至此公無一言但瞠視流涕
而已

世祖嘗召豪文士于勤政殿庭依科場例出島夷必戒
[illegible]二十餘人伯氏居首 世祖御書一
等二字於卷尾姜晉山居二徐達城居三伯氏以判
司宰寺兼[illegible]擢晉山以判通[illegible]
以司諫陞工曹參議 世祖特命並擢遷階[illegible]

官之言而止特　賜酒樂於伯氏之第　命內宗親
桂陽君瑨翼峴君璭義昌君玒寧城君琛寧海君瑭
鈴川尉尹師璐及名公巨卿來會極歡而罷翌日同
榜人皆携壺來訪一時士林皆榮之伯氏箋詞曰體
天地覆燾之仁盛德丕冒致詳教朔南之曁殊方畢
來恭惟　殿下與天同大視古無前宗社再安武功
戢定於秋亂仁義既敷文治輯寧於邦家海濤萬里
奔走卉服之人天門九重拜舞氈裘之俗朴致明詞
曰單于臺上不勞漢帝之躬臨干羽階前坐見苗民
之自至

申
尹茂松卽靜高靈之妻兄一時拜相常於同年之會日
高靈占句云青眼故人俱白髮茂松還對曰黑頭賢
相只丹心高靈歎服屈膝曰我不如兄之精敏高靈
愛古阜妓只丹心故語及之

今之風俗日漸澆薄惟鄉徒爲美大抵隣里賤人皆
相聚作會少者或七八九多或至百餘每月相遞飲
酒人有遭喪者則同徒人或備喪服或備棺槨或備
炬火或備飲食而給之或執紼或造墓人皆服細麻
此其厚風也

余少時送客南江回至典牲署南峴是時微雨馬噴

沫不能進忽覺腥氣射面如火又有腥氣不可堪見
路上東谷有人着蓑笠長數十丈面如盤目如炬詭
狀非常余默自念曰我若失心必墮於計遂按馬不
驚良久諦目視之其人便回首向米斷斷消滅騰空
而去信乎心定則妖不入也
余甲榜試登上舍得晩君之子也家在南大門外笪
池旁為人長凡久汎覽簡默不喜與賓客遊戲常處
一室終日不與人語惟手不釋卷歷積城縣監林川
登第遂擢甲科第三人陞堂上官出倅富平莅官濟
謹刻決機務催科不至於民民戶晏然如慕父母其

時監司 啓聞故治特加嘉善中樞且給公衙以處之
如恐不及家事則一無所營人皆以遠大期之因其
宰相村木幾大喜供張等執義辭府吾又字子晉之子
也家與中樞相隣爲人有文武長材少年登第由啓
人出爲執義翔各登銀臺如恐又奉使平安道時子
芳爲黃海監司執義謁父于海州因病而死中樞桂
叢擬日執義極八表上林後考一時殞逝鄉里咽尽
之間宿西家相継世林無不悲痛
○今之氷庫即古之凌陰也(東氷庫)在豆毛浦只有一
庫以供祭祀之用其藏氷時奉常寺主之與別提二

人修庫井穿掏之敗者易之墻籬之毁者改之又庫負一人往鴨島刈取蘆荻盖覆庫之上下四傍多積而厚藏之則氷不消融前者官人等日夜縱酒酣醉以藏氷之事委諸下吏癸丑年藏氷踈漏 上怒皆罷甲寅年官吏用心藏氷故乙卯年國之大喪使臣宴需氷用不乏至秋庫有餘於積蓄之方不可不察也

我国命醫藥皆宦人為之國初有卜眞諸能為遁甲之術一日與其徒詣闕請謁 上 上問宮闈甚嚴汝何得入眞諸曰臣遁形而入宮闈皆不知今日是臣命盡之日願 上救之 上曰汝以秘術潛入宮掖汝罪甚

重不可救也即命殺之其後金鼎權者能知明鏡燮
又有金叔重者名於世生員朴雲孫奸諂婦媢殺婦
之本夫以死罪囚獄決拍之日刑曹郎官齊集叔重
在其傍歷言休咎正郎盧懷慎以纂寫擅一時顧謂
叔重曰彼囚命在朝夕有可免之理乎叔重良久非
命乃曰此囚非徒得免若將官途廣遠而無患害之
事正郎之命反不如此囚一座皆笑其孟浪雲孫於
被刑之日逃之得免後官至三品年七十而死懷慎
未幾早夭我先君學叔重請余年五歲得痘瘡將死
呼問休咎又推伯仲之命細叔重曰天嗣福祿長久

聞古亦有寶曰大明初出處萬里見之輝此[illegible][illegible]宜
路之兆必得高官累年　弘治皇帝新登大寶余以
謝恩使赴京再尋正舍而山費諾以爲得美官時賞
兆則不虛也

國初以来禁網踈濶士大夫獲利之路亦廣諺傳
太宗御于外吉日暮徹膳御溝上有十餘人馱載食
物過　御前問承政院何許　太宗笑曰汝何求下
乱脅處去是承旨所在也至　世宗朝諸宰公物猶
不知特闕内饌物承政院專掌而所食皆御膳之餘
食之不盡又分送于其家如有宴會則亂賓設筵酒

官進酒倉庫之吏献伶妓纏頭之幣米穀十石以下
檀頒賜人一日所用大抵紙数百巻酒数百瓶他物
稱是朝官廉富者借落庭米於倉官小不下数石雖
名為借而其實正數也借既至於官借而不納官亦
無物之可償得將 公用不窘未知何自然也自 世
祖以至成積之業雖至微物皆 惜重慎後用
由是人無濫用備畜分竭國家恒患不足亦未知何
自然也
○鐵原古東州之野弥秋數藪 世宗屢臨講武獲獸
無數賓庖公需之外霑賜宰樞者亦無算由是文昭

殷朔望祭　惟鐵原平康伊川產馬而賞給令見州之一子
太平耕種畜獸鮮少而邑縣闕獲獸如不獲馬則譴
櫓進之無職寢食上下官吏搜索林藪而後僅免罪
罰然至今不亦騷擾他處也
鄭貞節公者判書欽之子也判書判官貞節為大
司憲父子一時高宰權父子皆庸兄權偉驕擧甚羞
一日相遇於大市判書乘馹大憲趨走扶服且行且
語意勤懇路上見者莫不榮而慕之
君子將營宮室必先立祠堂以奉先世神主此朱文
公家禮也自三國高麗以來尊奉釋氏家廟之制不

朙古人老皆不以禮祀先自圃隱文忠公倡明道學
嚴立祭祀之儀然後家家立祠堂皆傳家舍在嫡嗣
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分無子者必取族子以爲嗣國家大事
用五月日大夫時享用四仲月是有序也
苔出於南海者謂之甘苔似甘苔而差短者曰菁山
向余嘗客金上舍澗讀書山寺々僧饋之食之甚
美然不知爲何物昔聞然後始知其名一日到吾家
曰君知菁山炙乎天下之至味也余曰此物乃御廚
之供非外人所得嘗者然爲君求之余出崇禮門見
蓮池中菁葉亂浮水面遂輯而取之作炙付人拾上

舍上介聞言即至樹所設酌余食蓬山上舍等食往
總說二章曰炙中有沙味亦不復前食漸覺腹中織
惡心甚不平徑出還家上嘔下瀉病臥數日乃瘥曰
寺僧蓬山甚美君之蓬山甚惡也余於園中見青蟲
滿樹食葉遂拾取以絕其累封甚密俾小鬟往遺之
回章得蓬山以備君之一飧時已黃昏上舍夫妻擁
衾同坐喜曰渠土不自食而遺我真愛友也遂拆封
諸蟲亂走或入衾或穿裳夫妻驚恐大呼蟲之觸處
皆病瘡一室大噪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福谷平生操善念莊己廉而行

必以仁宜獲子孫蕃衍之慶而長亂無嗣次亂忝議
公自腹中而盲其子昌山君及其子亦皆盲於腹中
三代相繼如此我仲氏文章學問爲士林所服然年
纔三十而卒其兩子皆得狂疾信乎天道之難諶也
諺云一日之患卯時酒一年之患狭窄靴一生之患
性悪妻又云腹肥石墻多語兒童貴手室婦無所庸
言雖鄙俚皆是格言也
讀經盲類皆剃髮世人稱曰禪師有老盲金乙富居
廣通橋畔以卜筮爲業人爭問之事多差違婦人輩
皆曰廣通橋禪師言凶則吉矣金益判賢甫其子赴

識賢捕取文章覬之曰汝之文調甚鄙不得中選反榜出則其子高中同僚笑曰廣通橋禪師言凶則吉矣

若問大小豆花色則人皆曰大荳花黃而小荳花赤此徒見其子之色而言之其實小豆花黃而大豆花赤也若問石蘭附地之根則人皆曰蒙毛者在外而光皮者附地此徒見光皮之和泥而言之其實蒙毛者附地而光皮者在外也若問鷳鳥之尾則人皆曰黑此鳥之兩翼叢尾而爲之黑其實白也大抵世人之以臆見誤事者多類此

同年申生鬚多而黃体短背曲然性度勤核不少假借於人嘗爲礼曹正郎檢察伶妓太刻妓皆作歌嘲之又性惡蕁菜松菌曰此物有何滋味而世人嗜之僚友皆笑之曰申若不近人情者也又聞鶯聲乃曰好哉噱鳥之聲僚友曰此是黃鶯何謂噱鳥申曰其嚦噱々此乃噱々鳥非黃鶯也僚友皆笑其膠固也時有作詩者曰樹頭噱々黃鳥止蕁菜松菌非我嗜鬚出脊小男兒猶知檢察梨園妓

朴提學堧永同儒生也少時隸業於鄉校其隣有吹笛者提學讀書之暇兼習笛一鄉皆推爲善手提學

來赴學於京師見李園善倫而教之伶人笑曰音節
俚鄙不伴節奏旧習已成難以改轍提學曰雖然願
承教日日往來不懈數日伶聞之曰先輩可教又數
日聞之曰規範已成將至大達又數日不覺斂膝曰
余不可及也其後登第又習琴瑟諸樂無不精妙通
知於　世宗遂加擢用為貫習都監提調專掌樂事
世宗嘗作石磬君提學校正提學曰某律高一分某
律低一分更視之則高律有直障泥　世宗命剔障
泥一分又於低律更付直泥一分提學啓曰今則律
正矣人皆服其神妙其子與於癸酉之亂根株亦困

是嚴戢一故鄉由親明餞于江上提學匹馬一僮行裝蕭索共坐舟中設酌捲袖將別之際提學解贈袖笛三美然後兩行聞者莫不悽感洒淚

余陪伯氏將向開城宿坡山別墅月夜論話偶及故都之事余慨然嘆曰松京吾祖宗所居之地應有墳墓伯氏曰玄祖揔郎公葬島寧高祖文靖公兩位葬抱川曾祖靖平公兩位祖恭度公兩位皆葬果川惟揔郎夫人吳氏墓在開城嶽君曾言之其時以兵火未及詳禀平生大恨莫甚焉令雖有葬處歲月既久尋攏已乎何由知之明日到洛陽過畫串路傍若見斎

仲故進跋然語曰奚知不是手相與悵惋不已有僕
抱韓龍前導東行十里餘出大路復入山谷小隙伯
氏曰此不類前日所行之路回首望之則距旧路幾
黑青猶驛渺然在西僕悟曰此是天水東麓也遂路
蒼黃蹄登大嶺身回下馬尋路備見深谷有石碑巋
然立山墻間余欲往見之伯氏以昏黑止之余馳馬
書而立則即吾氏墓也前面三韓國大夫同福吳氏
之墓在面右高祖及曾祖三昆季之諱余邀伯氏四
拜伯氏歎曰此祖姑神靈誘引我輩而來不然何奇
遇至此若是乎又嗚咽而去未幾伯氏拜留守時僕

子孫是子相繼爲京畿監司巡察使至今猶業之真
不存矣
娃父子倡歌得西則路未知其然而託以稱
之謂娃歌也孔雀王說之兩部鼓吹樂其歌也今首
人謂縛舞做娃舞亦一種舞音也
辛丑年暮之際教坊承旨得羅俱羅服將往[illegible]台
永柔縣一官一行武官瑜翁隨之至抱川前溪
夕飯有一少年出自村舍隔壁聲叔之傍曰君等無
乃永安道司直乎吾欲買牛琴叔答云無牛左右皆
笑亟金化縣〻監來訪于前路叔與入縣琴叔曰今

騎馬而來有狗隨之稚子呼曰主翁來矣女迎謂曰有滿外甥男魁盜翁曰何許人夜深而至豈是蘇唐遂下馬踞坐四顧曰行有熊虎皮出土蓋也塵中皆側帽無語翁脫髮披帽就視之忽還續曰此成合公也又脫者之帽視之曰此蔡合公也而合公何以至此詳問京中之事始知其故遂邀入室張屏設席乃曰吾家甚貧惟有粟濁醪雜赤脚漉酒貯瓦盆又呼二女出拜諸輩皆致敬翁曰吾之正妻無息此皆取婢所生置于二人側各以次行酒合者之奴吹笛辭半酣者之曰欲執貴女手未知主人意翁曰女雖俚

素所以侍側者欲助令公歡耳何為出此言耆之就
執其手戲美百端屋低打頭不得起皆坐舞以達曙
崔處恭時為吏曹錄事受由來鄉者也至昌道驛[illegible]
翁有病官發日騎馬齕草且多遺矢驛卒持箒來掃
曰何污我監司所坐之廳其色甚慍馨叔徐解之曰
勿怒我三人中若一人為察訪則當給汝暇卒曰豈
有白衣細條人而作察訪者乎若然則永安道戴大
口往來者皆作察訪矣人皆絕倒行過新安驛路逢
一官人馳駟而來皆下馬隱伏草間官人問是何人
彷徨而去又見一女紫衣白裳馳駟而從之馨叔曰

此眞丈夫行也余嘗歷塞坡踐銀臺多醉於粉黛絃
歌之席今日落拓如此以我輩視彼正如天上郎也
耆之曰子曾奉使關西載雙妓而行彼一時此一時
何羨彼乎一行大噱至和川縣縣是淮陽屬邑也晦
翁曰吾欲食豆粥磬叔呼縣吏與秫求粥吏云吏家
雖貧豈有以粥擾秫之理乎日夕呈豆粥一鉢清蜜
一盂耆之取而盡食之吏更呈一鉢磬叔取而食之
晦翁只飲餘瀝行踰楸嶺至中臺院適值風雨寒氣
憭慄如秋先是發京時磬叔不持襦衣至是不耐其
苦亭中有一卒持濁醪來勸人皆惡其陋而不飲磬

叔倒一椀曰着杖衣人於風雨中飲此亦不妨也留
連川數日縣郡守安国珍遊杭南至高城郡時洪子
深為郡守遊三日浦復遊東海澄烽火峯奇[illegible]
子深名其峯曰承宣臺以所從兩人曾為承旨故也
捕海魚剉飲大醉郡人誦其味至今將[illegible]叔從
傍偷飲晦翁見之挈壺而走磬叔特放而追之晦翁
嘆概壺中人不得飲者之怒遂倒壺而瀉之地一壺
之漿盡磬至洛山寺々僧曰聞行次將到發寺適有
路人自杆城來者問曰承旨輩何處來乎答曰不見
承旨但見後繫簑衣客二三人來必是江陵正兵也

今見君等皆蟻簑衣必路人誤見也相與大笑行李
襄陽邀還京翌年壬寅晦翁拜淮陽府使三年癸卯
磬叔拜江原監司

○我國與中朝不類我人讀書有音有釋口訣故人未
易學中朝所言皆文字無音釋口訣故其易學就我
人奸巧多疑常不信人故人亦不信我中朝人純厚
無疑雖與外人交賣而不甚爭詰我人雖甚小事輕
躁喧閙故人多而不能就中朝人靜默無言故人雖
少而事易成我人多食飯苟失一時楞腹無所措細
民貸於富屋猶靡費而不知節用以至於困貴者多

則酒食而不知厭若起軍兵則乾糒過半行者出幾
日之程而輜馬進退中朝人不多食一時所食只一
燒餅猶可度朝夕不必喫飯單子掛乾糧於馬鞍以
備飢餓行者雖千萬里之遠只賫銀錢求飯即食求
酒即飲求馬即騎求僕即來居有守而宿有婦故無
難行之處我人居官者有早飯朝飯晝飯或有燕會
飲侵扶僕隷務要盛饌苟小失差必加鞭扑中朝人
居官者雖公卿大夫其家備飯肉一器送于其官而
饋之我人出使舟方者則官吏之送于境先備酒食
其八邑也邀將數日六開宴席務崇沉酗無日[illegible][illegible]

因此得疾而殍者無筭其之別也張席於佳山勝水之間撓袖不放終日不已故挪消耗散區資而日就頹廢錄者多營財利而因售己私官家日薾吏民日辛而不勝其苦矣中朝人出使者方騎前導節鉞輝煌可謂盛矣其入邑也官吏拜于堂下使入房只喫豚蹄鷄飯與伴從同宿一榻明日即行官吏出五里之外餞三盃而送之官吏欲修人情私備酒食稱下程而饋之故使不留延官無費物而州縣常足也我國人物奴婢居半故雖名州鉅邑而軍卒數少中朝則人皆國人戶皆精兵雖小小僻邑數万之衆可

以猝辯我入輕侮不定民不畏吏々不畏士々不畏
大夫大夫不畏公卿上下相凌思相傾軋中朝則下
民畏吏如豺虎吏畏公卿大夫如鬼神公卿大夫畏
上如天故莅事則能就出令則易從也

○唐子西論湯泉記云或說炎州地性酷烈故山谷多
湯泉或說水出硫黃地中即溫初不問南北今臨潼
湯泉乃在正西而炎州餘水未必皆熱則地性之說
固已失之然以硫黃置水中水不能熱則硫黃之說
亦未爲得吾意湯泉天地間亦自爲一類其性本然
未必有待而溫也今我國六道皆有溫井而惟京畿

全羅道無之古書云樹州有温泉樹州即今京畿富平府朝廷曾已遣人尋踏而未得其源古書誤載歟抑人亦惡之而塞其源歟慶尚道靈山縣有温泉泉比他稍冷浴者或爇石投泉而助熱且倭人來浴者絡繹不絕縣惡之啓聞塞其泉源東萊温泉最好有泉如匹練從池湧出引流作斛其煖如湯可飮亦可煖酒倭人來朝者必求浴班衣往來充斥州縣不勝其苦矣忠清道忠州安富驛大道傍有温泉微温不甚暖温陽温井温暖適中 世宗世祖屢親臨幸其後貞熹王后亦輦而薨于行宮清州有椒水水不暖

有大熱者川傍海故其臭惡而其味鹹野中有三十
餘處或野或池或小爲淵或於川底水熱難涉或有
櫨泉噴出熱泡湧沸四面泥土因騰凝堅如石鐵投
菜莖須臾爛熟晨昏水氣蒸潤滿野如菌萃地昇濃
如臥火床矣平安道有朔州溫井有成川溫井又於
陽德縣有溫井其水如沸湯可爛禽毛龍岡縣溫井
最奇水熱非剛忍者不得久入引流盱斛乃得浴泉
井中有小穴深沉無底疑與滄海相通永安道亦有
溫泉之井全羅道只有茂長鹽而無溫泉矣以視水性
溫泉多在北方寒涼深山窮谷之間非由炎氣而成

明矣水性亦各有類而其理未可測料也

叔度放翁菴仲伯勝皆有文名少時放蕩不羈時人謂之四李嘗讀書于驪興神勒寺做業不憐將還京有佳麗善謳之四李請曰願載紅粧泛舟中流聽歌乃已厅使許之四李令擁紅粧於舟中縣竹滯天舳酒酣謳傳工皆深苦不能省四李自作篙工因風順流而下一日之程渡江而艤翌日雨水大漲篙工者妓侃用不能行舟曼〻而上五日始得到居〻使水性稍伶妓皆工而推訊之則篙工皆犯靡妓矣

放翁之婦翁無計者性甚吝嗇當買有倉庾万穀而

□僧□放翁與其友往取高昊倉穀曰樺牛爲樂朴
□師之□□□邏放翁乃曰明年當不登科甲甚晉不
運□□□□州監修寺讀書放翁已仰進士而晉州
亦有尸□十餘人備盛饌大張絲竹於莫石樓上曰
次賓將至聲妓皆佇待曰斜放翁乘轎與友數人直
到樓前師與撐竿帶老鹿黑頭笠半破身短窄瘦殊
無風彩群妓驚曰此亦大賓乎相與目笑不已放翁
傍若無人大言明年作及第壯元後數年來作監司
矣留數日極懽而罷翌年甲申果擢壯元後數年陞
堂上官來到晉州身被紈縠衣裳鮮楚羣妓皆歎服

或有垂泣者今為京畿観察使藩仲擢乙酉壯元而
刑曹判書而卒叔度登壬午科官至知中樞伯勝登
丙戌科今為僉知中樞亦一時之豪傑也
、金君偓知字謹夫自開城来寓崇礼門外賃人室而
居粗知四書三經雖不能甚解而無所不通亦習舉
子業屡入初試而竟不第為人純謹樂易與人交際
無忤禮由是朝中名士多與之交家貧無僮僕傭人
婢為妻常聚閭巷小童數十隊作長廊以居之隨資
之能否分門教誨朝聚夕散擇其中能者以為有司
又有直日其法略倣學宮之儀如有不能誦者懦慢

不讀者爭相詈罵者無札師長者于到者晚來者直
日書告有司有司告于師隨其罪之輕重而罰之自
時又令作詩第其高下唱名於庭人爭功勉歲時名
節爭持壺榼而饋之余與柳子後李叔度敖翁李子
昶柳貫之皆出門下是時劉師傳郭信民俞汝欽亦
皆論教而不若金君之勤而嚴朝廷嘉之特拔置職
其後得為宦官師傅師傅之任非徒教訓宦官而內
宗親未出閣者皆從隨訓　世祖名講書金君能道
其義隨問隨對皆適於宜　傳曰此人非他師傅之
比直可用之方特賜銀帶拜長興庫主簿　成宗堪

西山大君亦嘗受諭及郎位恩眷甚隆陞拜宗廟署令自此朝宮以後不復敎訓童儒常與士人進樽酒談會無虛日人皆傾慕年七十官至通訓而卒無子余及見趙斎李思剛等亦以宦官師傅輔佑 聖躬有功將思剛拜東班職及臣陞堂上至拜戶曹叅議崔余知者遠博通經史年過四十尙未第 世祖爲續議政時 德宗爲桃源君時擇醇儒有名者傅之崔知以家屬補爲伴讀朝夕輔翊裨多 世祖登極 德宗爲世子兪知登兩斗科遊街之日天童皆自儲宮備給宴三館之時盤盞各色掌皆執饌物其榮至矣

仕宦早晩僉知因例昇遷拜堂上官然自此困於軍職上書言輔佑 德宗多崇恩濬等事 成宗不肯以為希寵竟不擢用僉知憾恨而終由是觀之時之遭不遭仕之得不得皆天也

、館職員冬成均館儒生書紙為闕字尊孔子為王而奉之以東學為復聖公之國南學為述聖公之國中學為宗聖公之國西學為亞聖公之國如諸侯之例天子以館中上下舍之人注百官之職吏曹掌銓選辨別賢否擬薦 當拜承旨者設銀臺宴入姓有涉孔字上字者皆注宗正之職如有不遷者以細條帶作

作鏁鎖頂而來因于房板下命義禁府提調推之甚至
橫逆者作草人像斬之其還都則闕字初寫東楷
明倫堂須赦復寓于西齋為牢檻者四紙為帶紙付
柰豈為金剪白紙付于網中謂之玉貫子為將者剪
紙為羽插于笠山作戎服狀四學遣使來朝汝雖未
悔青而献之禮書宴來使饋一盃酒肴用熟豆合齋
直小兒擊鼓蓋歌而侑之名曰動樂館亦遣使于四
學謂之天使其學以布衣紬衾裹室柱以為結綵而
迎之昔尹深上舍為天使褾著衣之紅裏者騎竹過
市市人等爭笑之深揮手作漢語狀傍若無人事不

愧恥釋奠祭前一日抽名作三公其餘上舍皆以別名封伯下齋亦皆拜賦有差曰學儒生來助祭者則以諏諧為題使之製述第其高下名曰天場及第唱榜於庭大書政草布於大成殿庭献官先生皆聚觀之與朝廷無異 太宗朝有内宦見還都之事馳奏曰成均館儒生謀叛矣 太宗詳問其由 傳曰此儒生右例其來已久其勿更言余昔居館少時亦嘗為之己卯年還都語文論東都之悪曰崔盖池而險阻池達河而把毀孟智懷犬豕之心良謹肆豺狼之暴饕西都之美曰岩廓之間良疏濟濟洙泗之上楊

謂之大選禪宗則自大選升爲中德中德升爲禪
師自禪師升爲大禪師拜判事者謂之都大禪師敎
宗則自大選升爲中德自中德升爲大德自大德升
爲大師拜判事者謂之都大師兩宗分掌內外諸寺
各十五許升中德者註差住持禪敎宗備三薦呈于
禮曹移文吏曹入啓受點

世宗擇集賢殿儒臣申高靈等數人賜暇讀書于津
寬寺其後擇益城徐達城李明憲等數人讀書于藏
義寺 世祖革集賢殿擇儒臣有名者謂之兼藝文
無其同而只令諸闕或論治道或設政事固是多有

擢教之者 成宗後設弘文館蓄養之許獻之暑 太
歷權叔強楊斯行俞克己等受命讀書于藏義寺旧
有僧舍在藏洞故厚署之後崗世稱十六羅漢有靈
驗香火不絶有僧尚密居其舍取妻生子怠所職之
罰僧還俗移佛像于興天寺以其舍給弘文館令雅
讀書名曰讀書堂朝士游覽者多稱福推許 上亦
屢賜酒食設宴樂之至今不替
○城外三面有四大院 世祖命僧之有才幹者修之
普濟院在東大門外三月上巳重陽賜耆老宰樞宴
於樓上洪濟院在沙峴北郊々中有高印菴沿湍其

上亦有小亭天使入京之日留連設酌於其亭午後
亭發令則天使止院矣濟川亭在漢江北岸上風景
勝絶天使遊覽者必止此搢紳迎送客者日日至
集洲平院在漢江之南沙郊地勢汚下惟行人之困
暮不能渡江者止宿楊花渡北岸有喜雨亭是孝寧
大君之第而後為月山大君之所有　成宗每歲視
稼及觀習水戰之時親臨幸焉改名曰望遠亭
御製詩數首命朝臣有文名者皆次之龍板環掛亭
上自大君卒後　成宗不復幸亭而屢幸濟川亭以
亭棟隘命改營之有僧贈構簷串橋伐石越太川

作橋二跨三百餘步每如屋宇行人如履平地而
成宗以爲能命其僧構之役不煩官力而多給米布
僧費用只數歲無功緣立棟宇而 成宗竟未至御
百僚送歸其後天使王獻臣等 朝廷畢修而加丹
雘馬耳後爲鄭作大橋名曰濟盤橋又構累大外
往來坪大橋名曰永渡橋皆 御書所立也
柳文陽嘗曰六曹之中淸簡莫如禮曹余今爲判官
已五載而猶不知厭然只有三難禮曹其使一難也接待
人接待二難也諸學取才三難也
高麗恭愍王値紅巾賊之亂南幸淸州至元、麟

時者村李侍以路德使在作中亦瑞者為侍中時且
磨城洪元老壽春李壽山啓城武權山黃石奇皆
年齒相似以歌之樂集詩曰老玉盃深勸酒
琴非絃管圖中又有歌唯細七老相
黃石奇之詩雖不妙想見一時諸老之氣像
獨谷與騎牛李先生相好一日往訪不遇書于門
曰德纔不上 十里春 謝天桃
而過謫仙何處酒家眠又於戶時趙侍中邀座主開
讌獨谷亦於席上作絕句曰得士方知座主賢今日
獻壽侍中前不教好雨留佳客風送繁花落舞筵云

古皆歎服昌寧府院君聞而責之曰士之忌有甚於
妒婦汝何不效隷先賊其不吾保身之術乎當時叔
季人多忌才相害故其言如此

、金文平文章雖澤之儒紳橫騖似司馬子長之軌轍
世無濮杖楷而其詩亦豪健深得骨髓一世不摘擿
賀詩不正故皆謂詩不如文其實詩文兩體也嘗覽
圖詩云籠中天地壺開豁山川品物同昭蘇池中龍山
齋詩云紫門不整臨溪憶山雨朝朝看水生龍宮軒
題詩云扉歛百吞樓上卧捲簾南出是青山又題山
寺詩云㝹蘆僧納衲塔靜客題詩此皆得意外之趣

非人所能及也

金文平公能通六經諸子百史無不探討旁涉於釋典嘗謂人曰學問之功要須熟讀一書又當繹而思之急遽則難嚌其味我穢心生性故觸處皆通也少時每從人借書求出許信宿ゝ抽取一張藏諸袖間而誦之若有遺忘之處則出而視之誦已卽棄故誦一帙則一帙盡矣申相文忠公有曷 賜古文選粧續新粧愛之不離手公懇借之乞文忠不得已而借之踰月到其家則裂取之片ゝ塗於壁上烟薰莫辨問其由則曰吾嘗卧而誦之矣其爲文章筆勢浩瀚

宮矣豈三尺講之下能過人有求詩文者倩手而成
未嘗起草或有人文光者雖至八九令人寫李公四
韻騈之各適真體古文不如點　世祖朝多設合判
瑞氣陳賀之事銘[illegible]之文者不得送次撰表翰林持
論而進則應之即書奏對偶益精嘗與寧樞論文丘中
曰樞從直亂筆崖碑之巨筆則不敢望至如四書疑則
當不讓矣公憤然曰然則與君較藝而千金判書禮
業時在座抽門四書疑處丘公先成之皆陳言俚語
公次成之六經注疏無不引而證之超到古人爲之
到處衆皆服其神是日永順君謂公曰吾有謝恩事

可繫表意之公許諾行至下馬臺畔曰還家則懶慢難成欲於此時繫呈送赤紙長立曰歸令儒士書之一刺而就表辭悉到精妙立公跪沙中曰昔館聞公文章高妙不知至於此極今日始知天之高也不復八十公爭文皇華陳翰林遊楊花渡賦詩詩有怡字久有次其韻者皆著淚公遂占曰江深盡洞惟須泛山遠晴雲只可怡陳公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〻直得其趣也新郎中並漢江賦詩詩有眠字侍坐文士皆和一篇公沉吟而良久未就竟占一句云江白日傳太白集[illegible]風[illegible]鷺

綠眼時注書李昌臣在傍答曰人自具鷺綠眼恐非
對格公遽曰君可改之昌臣曰改綠爲闇若何公曰
君言甚當頃歲以來詩思枯涸此是不飲炙之患人皆
笑公是作詩文而拙於治産鋪布書籍滿於廊於
其上而寢之人問其故乃曰床冷無氈也門前有大
槐樹嫩綠成陰公令奴鋸斷之人問其故乃曰家中
無薪欲炊飯也事多類此矣
蔡斯文容貌寢陋擧止麁拙長鬚蓊茂眼眊得視白
登第以後長年爲外方教授得遞又爲惠民署教授
專掌教訓醫女醫女擇各司年少婢子爲之靚粧嬌

自爭來問字斯文處其間如老熊蹲坐花林中其所
居亦過於樂院之側日日往來有僚友相逢問何何
處斯文高聲咏曰居隣掌樂院職帶惠民署朝從花
柳地又向花柳去聞者齒冷

○朝廷每於三月上巳九月重陽設耆老宴於普濟樓
又設耆英會於訓鍊院皆賜酒樂耆老宴則前衛堂
上往赴耆英會則宗宰年七十二品以上及正一品
以上及經筵堂上往赴禮曹判書以諸事考察押宴
承旨亦承命而往分耦投壺不勝者致觶與勝者禮
而且飲奏樂章以侑之遂開宴大張絲竹各以次而

傍觴必醉乃已日暮扶携而出得與是會者人皆榮
之
朝廷待文武之士如一春秋上丁釋奠畢翌日[illegible]
飲福宴議政府六曹堂上郎廳凡干文臣者皆[illegible]
焉而訓鍊院員亦與焉春秋祭纛翌日設飲福宴[illegible]
酒樂議政府六曹堂上繼參而成均館員亦繼焉[illegible]
武南行員呼先生爭相劝酒以至濡首舞蹴上巳重
陽設儒生課試居首三人許赴會試又設文臣課試
於議政府居首者加資而政府六曹館閣堂上與焉
又春秋設武都試初終場賜酒樂政府六曹都摠府

堂上官與馬而其餘日則堂上各一員參焉中一等
者不論多少加資其餘給仕大抵宴品同而文武如
一然樂赴訓鍊院悍從成均館者無他樂武之放蕩
而思文之禮法也 成宗聞之乃於文武宴會之日
命議政府六曹堂上全數從參初則盡從其後稍疎
矣
世宗甲寅年設別試出榜之日上舍朴忠至縮蹙在
家伻僕往視榜上舍倚而待日夕其僕緩步而還不
措一言坐莖馬蒭上舍膽落而臥徐顧問曰榜無我
名乎僕曰中則中矣殊無光彩上舍問何為僕曰僕

恒氏為壯元而上與爲末坐上舍勃然变色大罵曰唉老賊是余所常欲者也雖年少幼學朴年長亦貢僕以末坐爲愧而上舍以末坐爲幸也

成均館上下齋各五十人東西總二百人下齋以四學儒生取才者充之東西各三人許納米而饌則官給之名曰私糧儒賦以私糧居館是年别試三館拒私糧使不得赴試尊城上表云食雖有公私之分學亦無彼此之殊得入試場之中老上舍嘲之曰何然度閔子如此縱横乎尊城答曰汝父閔鐵乎竟擢壯元官至領相勳業冠一代

太宗丙申重試吏曹正郎金赭與兵曹正郎梁汝恭同入試場梁能文而金豪俊梁日夕成篇金謂梁曰汝以鄉生得為兵曹郎官足矣能奪卷子書改書名而呈之金遂擢壯元

世宗丙辰年別試初用書疑本用對策尹鈴平出自紈綺獨於擧子之業偶因觀光隨朋赴試賴朋徒力得中初巡至殿試之日朋徒困於自作未得助力鈴平持草紙不措一辭日夕飄風亂起有書草吹落於前鈴平遂取而書呈之擢為壯元書草即上舍姜曦所作也姜於己未年別試得中第二名叔度自大憲

移拜戍均大司戍悼路遠戲曰司戍者儒生儀表當以經明行修者爲之我有何才而得授此任崔敬禮居泮宮之側能誦禹貢一篇是亦可爲大司戍有才而居近有何不可敬禮武人必時只誦禹貢而已時人聞叔度之言無不見笑

猶子士衡性度寛緩嘗夜與室人同卧適士衡睡覺有婢入室拆囊取米而去翌晨室人檢囊而知之毆打婢僕猶卧不起莫問其事徐々而言曰我知盜矣亦無所言室人曰如有所知其陳之士衡曰偷米者婢某也取幾斗矣室人大罵曰其時何不言之士衡

笑曰恐驚君寢故不言耳人雖笑其不言而樂其眞率無他也

○

善書爲難而題額尤難以趙子昂之筆法其題額字則推讓於李雪菴況不及於子昂者乎我國恭愍王所書江陵臨瀛館安東暎湖樓眞老健非凡人所及也而江陵館近被欝攸失其可惜也余嘗到開京安和寺見殿額則宋徽宗所書而門額則蔡京書也雖皆君臣之失道者然其年代之遠筆跡之妙則可寶也庶人璨書大慈庵海藏殿白華閣之字蔚然有飛動意亦絶寶也今之慕華館申提學所書雖不及

孝思達為陰漢山過通雲烟阻羅峴盤回草樹深天
占後先邊馬亂誰知君我兩人心顧馬世々長如此
須使交情利斷金至今人皆稱其信義羅峴即奠母
之處龍房為道中第一其後崔氏微而李氏貴盛說
者云客奪主氣也
○近作之任雖賤然性巧者世亦罕有其人在国初匠
者金師幸 世宗朝李蕆蔣英實蔵官至二品其後
金丙獻李命敏命敏監造昌德宮仁政殿死於癸酉
之亂 世朝朝金澈當為提調近者金克鍊林重為
監役今則金更丙李止堈能其任

盧宣城 與僚友觴飲叔度因醉發語旁若無人次公曰汝之氣象正似樊噲叔度曰樊噲漢之 名將汝之譬喩正當尤惕〻自得以噲自處次公曰 噲可斬也叔度無言 滿座絕倒

成中樞棐甫其性愛友 園圃於盃酒間醉則執友手相戲謔嘗爲禮曹正郎 日公事謁判書洪仁山 仁山設酌〻 二公皆善飲終日 沈醉有佳兒傳觴于仁山 仁山所鍾愛者 中樞仰執其手佳兒驚起衫袖斷絕 中樞趍出 卧道中不省人 忽值驟雨衣盡濕 仁山戒童僕勿收日暮狼狽還家 仁山送衣裳曰天 雨無情污漬

貴服竇由我勸酒之故備呈一件且佳兒斷袖君自
償納中樞聞知其故大驚曰無禮於堂上何顏自存
意欲掛冠而去仁山聞而固止之中樞進其第謝罪
因又設酌劇飲大醉復執兒手仁山大噱安公風情
絶世無進士林傳以為笑

李廣城文章經濟之才俱贍常自称國士其品藻人
物少許可獨與伯氏為刎頸交廣城為都承旨伯氏
為右承旨廣城愛一角妓蹤跡詭秘伯氏尋知所往
作詩云衙罷歸來日欲低名花國士兩相携誰家巷
裡藏車駕司醞東邊禮部西潛以詩付其壁廣城見

之裂取藏袖裏自是尤以意氣相許及廣城遞任
世祖問代君者誰人廣城啓曰無如成某之賢伯氏
超拜都承旨

姜公子平與宣城相友善宣城之子希亮爲都承旨
姜公爲右承旨一日宣城微服乘昏往姜第投名曰
都承旨來矣姜公整冠趨出而拜宣城大笑姜公起
立即解冠服曰我爲老翁所誑時人謂禮於子而或不
禮於父交情名位不同故也時人宜之

魚判院遜事堅確嘗爲内資判事孳養公鷄有同僚
副正邀客無饌烹一鷄公知之每朝司員會處令吏

讀司中會計來言倫雌鷄一首副正喫破日日如是
副正出跪曰下官必當償納公曰非有他意欲知去
處耳公爲刑曹參判出官之日有吏索附根祭需公
曰附根是何物取附根來吏不得已撤紙錢拜曰此
非我過乃參判之過公即盡燒之公爲工曹參判
工曹無事閑官前此堂上每一月只一二仕耳公每
日仕曹辰往酉罷曹郎不堪其苦有怨言公曰居官
理當如是萬一有不虞啓下公事何以答之雖晴明
之日必持雨具人有笑其固執公曰天變無常安知
今日有雨

金賢甫容皃瘦弱其友魚子敬欺之曰賢甫曾以書狀官赴燕中路誤報訃音擧家痛哭有一奴擗踊門外曰惜哉容皃不知其奴以何心而美其皃乎賢甫爲假司饔提調子敬云賢甫於御宴之日忝司饔差備歸謁慈堂曰今日有大喜事慈堂問何故賢甫答曰爲司饔提調慈堂問何官答曰其任擎棒御饌專掌宴享必擇風儀雄偉者爲之慈堂驚曰家門所無之事昨夜夢見汝父將有喜慶故來見也其父中樞公皃寢故子敬譏之如此賢甫爲都承旨 御賜羊角金帶其帶腰廣博子敬曰君當什襲珍藏傳子孫

後世子孫不知君良者當云我祖橫此帯必是客良
四隅春盤言豐滿也
笠山君與正郎閔輔翼同門閑不論晝夜相逢必置
酒劇飲脘巾露髮日以泥醉爲期閔得痘疾其面如
墨猶飲不已余每責之閔到司中潛索酒曰勿使判
書知之未幾而死笠山傷歎閔亡逝陽㲄日卒笠山
純謹宗人閔亦文學名儒不能愼酒相繼淪沒酒之
禍人也深矣
河浩亭崙爲醴泉郡事盡私郡妓縱淫無忌當殿最
之日都事論駁浩亭之咎將置下考時金湊爲監司

上之曰觀河氣像非久屈於一邑者也姑且勿論遂
居上若其後湊興於宗社之乱朝甚危急謀害跪於
浩亭馬首曰我是金某妻也浩亭力救得免
河浩亭為忠清道觀察使 太宗時為靖安君往餞
于其家賓客滿座 太宗親前行觴浩亭佯醉傾覆
饌盤羹湯污濺御衣 太宗大怒而起浩亭謂座客
曰王子怒去須往謝罪遂隨而行僕從皆 太宗曰
監司來矣 太宗不顧至大門下馬浩亭亦下馬入
中門浩亭亦入中門入內門浩亭亦入內門 太宗
始拒之顧問曰何為浩亭啓曰王子事危矣所以覆

盤者將有傾覆之患故預告之也於是引入寢室問計浩亭曰臣受王命不可久留安山郡事李叔蕃率貞陵移安軍到京此人可屬大事臣亦往鎭川留待若事成則急召臣浩亭遂行 太宗召叔蕃告之故叔蕃曰易如反掌何難之有遂奉 太宗潛宮中僕從及移安軍先奪軍器監被甲持兵而出圍景福宮 太宗張幙於南門外坐其中又設一幕於其下人未知誰人之坐及浩亭上來居其中人皆知不久作相其定社之功皆浩亭與叔蕃之力也

壬午年及第放榜後謝恩之日 世祖欲於後園引

見新恩令遊街於苑中無賜優人布物預備以待大
抵謝恩日則兩榜俱會文科壯元家一時詣闕又翌
日則兩榜會武科壯元家一時謁聖例也是日兩榜
會壯元柳自濱家設酌留連後詣闕承旨亦不以時
入啓日高猶不得入俄而 天威震動 傳曰其奪
擧子紅牌削榜名而黜之衆皆色墨罔知所措叔度
曰君輩何怯也豈有人主取人而還奪之理乎縱被
何還奪男兒竄達有命屑屑於懷抱專不畏懼人皆
服其量自內傳問新恩晩來之故政院啓云會壯元
家一時詣闕故如此遲緩耳 傳曰早往壯元家十

人特許遊街其餘皆付法官推考余得預早往之例
三日遊街
弘文館新薦書吏金順江癡騃莫甚直提學李佑甫
問曰汝何居何地吏曰居江東矣又問曰汝知項羽
乎吏曰我知之矣又問曰何以知之吏曰我之祖行
也提學恐動之曰項羽謀逆伏誅其子孫多有逃網
者朝廷未得其人汝是羽之苗裔我將告官而殺之
吏懼而丐命曰僕若未免於罪寧於此處受罰慎勿
告官在左右大噱名其吏曰項孫
余與金世勣同爲承旨其善射一時無敵濯武村杜

元遇知於　成宗遂至大用其在家請弓人造弓無虛日弓插架上常若手未觸者數百餘丁在官亦然每倚弓於壁手撫玩而不暫停如有小暇必出射帿否則射的遇雨縮壁貼小紙於壁用小相弓射之其用力勤苦故終日射而不出鵠尤善於射秋獵無不中成宗寵愛無比令京畿監司日患肉物於其父母父横賜亦無算雖戚畹勳舊不能及年未四十官至二品其父世有病金往訪之染病而死以獨子身亡無子人皆惜之

○世祖愛篤臣隣引接無虛日或御思政殿或御忠順

堂華韡堂序賢亭冬則御丕顯閣雖康寧殿紫薇堂
養心堂內壺深密之地外臣有時得入永順君瀜城
君河城尉伆臣君爲四宗新宗君居平正進禮金正
山正栗元副正堤川副正鶴城正等爲射宗又棟文
臣數十人曰名兼藝文或講論經史或問經國大猷
又召武臣射帿射的能者不次陞職或賜御饌以褒
獎之人皆勉勵至有超秩擢用者 上多與羣臣爲
戲令射宗或捉鼠蜘蛛或隨 上意所向或捉摘樹
葉萊菫能中者賜物余於其時以史官兼藝文日日
入侍 上於盛夏閉窓御襦衣張火炉於房中藝文

諸儒坐於庭中終日爲畏景所曝不堪其苦 傳曰能耐寒暑熱後可任大事矣晚年 王體違豫不能寐或召儒臣講書或引雜類崔灝元安孝禮等各以其術相鬪口角流沫有時攘臂詬罵無不至 上亦連晝夜憑几而聽之二人驕傲望恩々不下灝元私謂孝禮曰吾之承旨汝之僉知何其達也聞者無不掩口 聖主雖因破寂而召進其寔以俳優畜之而二人何希大用時議鄙之

○人之所用陶器最緊今麻浦路梁等處皆以陶用埴爲華此皆瓦器缸甕之類至如磁器須用白土精緻燔

造然後可中於用外方各道多有造之者惟高靈所
造最精然不若廣州之尤而精也每歲遣司饔院官
分左右邊各率書吏從春至秋監造而輸之于御府
錄其功勞而等第之優者賜物　世宗朝御器專用
白磁至　世祖朝雜用青磁求回〻青於中国畫樽
罍盃觴與中国無異然回〻青罕貴求中國亦求多得
朝廷議曰中國雖窮村茅店咸用畫器豈皆回青所
畫應有他物可畫者訪於中國則皆曰土青也然所
謂土青者亦未得由是我國畫磁器甚少
今禮曹是古三軍府鄭三峯掌軍國重事見議政府

所構之制乃曰政府軍府一體遂依其制而構之屹然東西相對其棟宇宏壯非他官府之比其後革三軍府而置中樞院不任軍務以禮曹掌其禮且撰異國之事其任重大以其府為禮曹而中樞院反寓曹之南廊

景福宮西邊多水脈慶會樓池水雖古之昆明太液不能過也西門外有泉橫出清冷如氷人皆染藍故謂之藍井禮曹之井泉澄下不渴流為大池雖盛旱如旧池南又地斗入中樞府沮洳荒穢今 上己未年樞府啓曰犬牙入吾司宜劃為吾地禮曹曰外夷

接待之處不可狭隘相爭不已 上命承旨內竪等審之劃分與之樞府鑿其地爲西池改構大廳環作西軒樹石柱於水中彫欄影落波上西望峯巒萃人家甲第樹木葱蔚風景甲於都中其下司憲府吉兵曹刑曹工曹掌隷院皆有池種蓮東邊議政府吏曹漢城府戶曹雖有池不如西池之盛

世宗設造紙署監造表箋咨文紙又造印書諸色紙其品不一藁精紙梛葉紙柳木紙薏苡紙麻骨紙純倭紙皆極其精緻印書籍亦好今則只有藁精柳木兩色紙而已咨文表箋之紙亦不類昔之精也

成宗始置樂院兼官令與伯仁李之蕃金正任興兼直長興自少學樂精於絲竹以豪俠擅名其別墅在陽川金浦之間構亭江上月夜乘舟上自漢江下至祖江或上或下聲伎數妻常隨之興自彈琴妓倚歌而和見者以為神仙中人及拜直長年五十餘人皆慮其不來 命下之日即出仕累年在樂院陞拜主簿年老鬢素猶扶病而行伯仁問曰以子之豪富終身老於紛黛絲管而遊樂何不可何辛苦陸沉如此興曰少無父兄之教結髮以酒色為業中年樂極惟意所適年漸老志漸怠粉黛反無味江湖亦無所翫

及登仕版與搢紳朝士相友仕罷相尋載酒相會圍棋談詰其味無窮矣余曰此言誠是朝中之士樂於江湖者無他飫於紅塵也江湖之士飫江湖而慕朝者亦由是也以此易彼其趣一般聊興漫以論然

○東蠶室在城東峨嵯山宦官主之今又設新蠶室於漢江下圓覺洞亦令宦官主之西蠶室在城西十里餘即古行稼宮置別坐二人專任之其後別坐移屬尙衣院夏則養蠶〻畢仕于本院衆西各繰絲納于承政院較功多少而賞罰之南江栗島多種桑柘年年摘葉飼蠶者京中巨室只三四家養蠶今則非

徒巨室雖匹婦小店無不養蚕業蚕極貴多有種桑
漢利者
登壇社稷崗亘在城中其在城外者數處先農壇在
東大門外普濟院東洞有觀耕臺 成宗親耕籍田
親臨幸正月用樂祭之先蠶壇在東小門外三月引
樂祭之圓壇在漢江西洞 世祖嘗幸祭天風雲雷
雨壇在青坡驛東乱松間二八月用樂祭之厲祭壇
在藏義門外藏義寺洞漢城府主而祭之馬祖壇在
城東之郊司寒壇在東氷庫藏氷時祈寒而祭之龍
壇在漢江上旱則沉虎頭祭而祈雨禜城禮曹同

奉常寺提調者審[illegible]遺有缺則修治
世祖每召宰樞及文武士講論治道日以為常一日
上久未出御臣鄭誠聚慶會樓下待命崔君漢良欠
伸而起曰久不騎馹襟懷湮鬱鄭國馨曰君知奉使
樂乎漢良曰奉使之樂雖多而離別若苦亦深當春
風佳節騎駿馬馳入名州左右長松高樹交蔭大道
達十里餘半臂青衣羅將雙雙前導笳角聲交長馬
騰驤不上鄰夫牽轡而走至大門外螺鼓數十隊俯
伏道左或有擡頭仰視者余於是時佯若不顧下馬
而入寓私心默念曰今夜何以俾寢行杖華茶果盞

來進余亦念其非人是乎否乎將信將疑俄而主宦
來訪敘寒暄坐東軒設酌互相酬酢飲趣行觴有彼
擊盃而入其人麁惡不協於心則憤悒無聊邑中山
川皆無色見左右之人皆欲拳而歐之其人姣好若
協於心則主宦舉動皆若龔黃所爲屋上之鳥亦有
可憐之意難日留連晝則困於盃酒夜則困於衾席
心神恍惚私自念曰無他太康久留當生病矣於是
設有離訣之心撫臂嗚咽目盡腫主宦張席門外離
歌激閱挽袖勸酒而送之不得已升輿而出仰視天
日黃無光馬上昏睡半醒半夢之間其人怳笑飄然

樂園膠揩眼視之則黃芽鏺也其人又坐道傍揩眼
而視之則栗木蘖也滿耳風聲水聲皆是歌管之音日
暮投驛烟生鼠穴雀巢松蒼頹僕閙蠅滿席余友顰
而坐万端悲懷其可量耶國醫曰最如春夢之苦樂
矣男兒到處行樂何必外方余於冬時遊晃蔡門
這帽騎嵯袍以揆鞍[illegible]雉菫于馬前人争聚集之
閒與燒枯柿煑雉炙以銀瓢酌酒而勸飲下至僕隷
皆洽餘適日夕歸來雨雪撲面半路擾擾而返此真
行樂趣也李君壽男曰我則仕罷後與友人登集處
挾妙妓而坐多般戲美夜深先出與妓同歸或往妓

家頭在所知人寄雖無衾枕兩人解衣同臥其樂何
極日〻如是無易他人若以佛法言之未無顚倒耆
乘壯馬領數十匹馬恣意遊戲此余所樂也金紹子
固曰余則不欲歷訪友人余家足以容賓余財足以
辦宴每於花朝月夕邀佳賓良朋開樽置酒李伯之
彈琴鄭善吉唐琵琶宋田守鄉琵琶許吾吹笛鳳鴻
舊輕千金習歌黃孝誠從傍指揮或獨奏或合奏於
是與客酌酒相酬縱談占聯此余所樂也連城權僖
聞之曰崔君放蕩也鄭君豪俊也李君淫愚也金君
跌宕也又聞左右曰諸君亦有所樂乎權搠不見曰

以因曾飲得罪自後不食此肉矣此雖人所難爲之事而未免有矯揉之弊也

○成謹甫在時紬東人之文名曰東人文寶未成而死金季昷踵而成之名曰東人文粹然季昷專惡文之繁華只取醞籍之文雖致意於規範而萎薾苶氣不足觀也其所撰青邱風雅雖詩不如文粹詩之稍涉纖巧者棄而不錄是何膠柱之偏也至徐達城所撰東文選是乃類聚非選也

崔靜遠少時以上舍居館有上舍金元信網巾不整金伯衡眼瞎斜視靜遠戲作句曰既着頭又着面金

元信之綱巾似看衆賓看西金衛伯之眸子上含前
承振別名鬼藪遠作郭鬼賊辞曰子所畏者桃之鬼
枝況館中考據以記之疾行千里莫留傑些噫嘻乚
方知拜今些龍遠與張班山友道張鶴齊山擢壯元
及第繁遠落第枉勝數曰善哉顛懷人也弼為壯元
而使善為求豈欲呼使之不意我擢壯元後年我亦
雖擢壯元彼何歆羨願天雨冀三日使不得遊街歟
隱入元登第登黃曰三名其第一則牛繼志第二則
曾堅也牧隱東還牛壯元作別詩曰我有丈夫淚汪
之不落三十年今日離亭畔為君一洒春風前

麗季倭寇充斥以其沿海四面無置鎮防戍處也自
太祖開國以後於海港要害之處皆置万戸營以水
軍処置使領之由是倭變稍息其後倭亦怖懼 世
宗命三軍征對馬島雖不得大捷而倭亦畏戢不敢
肆有倭數戸欲居三浦 世宗嘉其慕義而許之許
稠注諫曰倭奴乍臣乍叛其心難測豈可使鱗介之
鄙間我衣裳之人後日生邊斷斷當為國之巨害臨
幸亦再三陳啓請趁未盛而刷還之當其時人皆以
稠言為尋常而不甚聽至今三浦有蔓延難圖之弊
然後服其先見之明矣朝廷無諭島主刷還而所刷

者只三四戶去而復還漸耕我土爲田斑衣結縷於邊圍各邑有時與吾民相鬪潜往全羅地面耗害人物者皆三浦之人也島土地磽瘠五穀不生惟種罌粟人皆掘葛蕨根而食之島主亦徵稅於三浦以資生馬島所居之人受我官爵拜護軍者歲一來朝而一歲來朝者无慮五十餘直來則留連數朔又受將倭粮料以養其妻子廩尚下道米穀太半耗於倭料

○金斯文瞎一眼蔡耆之曰我嘗聞於古老昔在麗季有一儒生之眼亦如是下神僧教云急剜去瞳子又

剔狗兒目睛而納之數血自然相附不數日如常左右曰果如其理不虛斯文亦大疑者之曰好則好矣只有所憚若見厠中糞穢皆如宜饌而思食之斯文大惱此之左右無不絶倒

朝廷撥各司各官年少婢子屬惠民署教醫書名曰女醫以治婦人之疾有一女來自濟州不知醫術惟去齒虫士大夫家爭相邀致其女死又有一女傳其業余亦招來治齒令人仰面開口以銀匕物出小白虫也不入齒心不出血其容易如此又不傳其術於他人雖朝廷治罪而猶不告此必幻術而非正業也

有士人權某嘗言學樂之由曰少時爲夜半往友家達路傍家張燈談笑余倚窓外因隙窺見有一男子與一女擁衾同坐男子年少俊逸女則窈窕無雙女起取架上小篋解到脯栗遂於銀盃煖酒各飲三四男取琴調美女曰可彈風入松男操絃轉柱舒舒而彈聲甚要妙女亦隨而低唱聲如貫珠余心豔慕無已世間安有如此人必神仙輩也由是學樂先習風入松遂通衆音亦堅妻終老

伯氏文安公好學忘倦嘗在集賢殿抄錄太平廣記五百卷約爲詳節五十卷刊行於世又聚諸書及廣

記詩詞之文爭通諺入十卷又撰編史遷文從其對
偶以充贊謁劉之文者行語也質者看語也塗者助
語也又撰戲謔地爲寧未及而朝廷設局講輿地勝
覽詩文此觀撰也

○癸酉冬伯氏爲兵曹正佐郎每夜入直十月廿五河
議政之權僕引部曾皆聚門外伯氏家上正郎權愷
而余年老晩起爲難請入直是夜靖難愷參勳列而
伯氏不得預焉戊子冬伯氏爲定會刑議與都承旨
權公緘借往權者寺監　世廟七七齋是夜亂作兩
公回到東門門閉不得入伯氏從南山底城外還家

鐵而門閥權得參佐翼而伯氏不得預焉己丑冬作氏以都摠管遭喪十許日 成廟登極宰樞有兵權者皆參佐理而伯氏不得預焉三度當參而不得皆命也

儒生李鏻善晉山之姊子也身長九尺目大如炬然性怯無才勇當隨晉山赴京是將新征建州衛女真皆嬖嫉欲報之適相值於中原路上或投石或拳毆或奪衣物一行狼狽無聊顧見鏻在後獨來一行皆以為嘗被侵辱女真見鏻皆避路旁而去人恠而問之鏻曰心神戰悸罔知所為但縱目視之而已蓋其

來見彈劾長官大罵而避之也林巨卿常以營理使
赴京又與女真相遇於路上巨卿馳馬而出其伴人
亦馳馬在後而來巨卿意賊人追殺遂加鞭而逃
行數十里始知虛驚時人笑曰辛錯當惱而不惱巨
卿不當惱而惱之與不惱皆是惱也
日本國有皇帝有國王皇帝深閉宮門一無所為但
朝夕拜天拜日而已世人謂無權而尊者謂之倭皇
帝國王專主國政而聽斷之然有大臣者擁兵分據
地面有時謀叛拒命王不能制之如左右武衛殿京
極殿畠山殿細川殿太內殿少二殿之類甚多皇帝

國王之子惟長子娶妻繼亂其餘皆爲僧尼以其尊
重而不得與下人爲婚也其國皆在海中境土甚廣
如九州之一岐州對馬州皆島嶼而地亦大也其國俗
男女皆衣斑爛之衣其形無別女則鬢髮被肩男則
爲僧者剃髮其冠服一似我國緇流未爲僧者不剃
髮編髮作髻〻上冒小冠有半剃頭題者有半〻剃
者以此辨其官爵其衣皆畫草木鳥獸故斑爛也上
下皆有袖以兩星穿兩袖曳地而行相闘則以袖揮
灑閻持力而出見尊者則跪足蹲坐而爲礼其國無
鞭扑揺楚之刑罪無輕重但斬之而已雖有重罪之

人走入寺門則得免人人得鉄片自少時作釗扇鐵而身鍊之出街試人雖死者如麻以為例常而不問其為僧則不得娶妻故以僧為貴也人死則以板作棺坐而埋之不封樹而與平地無異其樂亦無長物一手執小鼓一手擊之以為節舞者執扇回身而舞若國王使臣來到則　上於正殿二度接見禮曹亦二度宴饗諸殿巨酋使送及對馬州特送則　上於便殿一度接見禮曹二度宴饗常倭則禮曹一度宴饗而已雖若有君臣之分然巨酋拒國王之命國王不能制之且国王使臣到對馬島〻主必受稅賂不

然則拘幽不放送此所謂首反居下足反居上也若請大藏經而得之則人人戴諸頭上曰風淳俗美太平可期也又所求者謫諸法華經三体詩牛黃虎皮鏡鈴也專不食獐鹿牛豕惟嗜狗又好食鯉魚而曰此第一佳味也

○野人與我界安道接界者為建州衛與我永安道接界者為毛憐衛又有依我城底而居者其類不一每年之冬分運上京其所貢但貂皮數領朝廷亦以紅黑綿布賞之其拜職自司猛司正司直司果護軍至升通政嘉靖資憲而至新拜堂上者給玉貫品帶繩

者又依例給祿稍或不協於意聚皆棄擲地於庭階
雖有高下而無上下之分醉則相鬪詬詈爭拳相毆
其在本地也雖昏屯長亦不相鬪敵惟以雜然爲難事
數世不忘以矢相傳報其冤屈皆給償相來飲酌
有死者皆以財償之外雖向慕而內實懷強盜
竊之心若見我民之畜於野者則搶掠而去轉相買
賣以資生業其婚姻也納牛馬數頭爲許定約婚夕
鄰里之人皆集盛飾新婦而出謂之歸宇步女皆曰
[illegible]倘引偶教新婦禮度執大筐盛肉置前客不論多
少或衣服或布物投之於筐以助新婦之產見或[illegible]

然娶兄妻而弟則妻不得娶乃曰弟則猶吾子也豈可娶子之妻兄則猶吾父也父之物弟何不繼受乎兄出時亦有娶兄妻者其兄因田獵去弟與其妻及兄妻在家弟有欲心則謂兄妻曰嫂乎嫂乎願借溫柔兄妻亦不拒從之如或拒之則其女曰人皆爲之汝何不遷弟亦歐逼而奸之苟或留覺則射其兄而殺之兄之子又曰何故殺我父又射其叔而殺之由是習報不已其葬人也穿穴而投尸於其中累石爲墳設酒飯行祭後投瀉酒飯於穴與尸相雜又以平生所愛馬繫於墳前又掛弓矢筒鞬於其上待銷盡而

人不敢収其濡處野人則父老不能行予設鹽餅饋之間曰父欲爲熊挙虎予隨父所欲縫皮爲囊投父熊虎洪掛諸樹而射之一箭而死者眞孝子也

○僧家有成佛圖自地獄至大覺其間諸天諸界死處數十餘処輪木六面書南無阿彌陁佛六字隨擲隨移或升或下以占勝負河政丞崙作從政圖自九品至一品有官爵次第輪木六面書德才勤堪軟貪六字德才而升軟貪而罷一如宦途權提學遇作〻聖

融圖自九分至一分隨人之賢愚而心之清濁不從一分則易升從九分則難升輪木六面書誠敬二字

肆備一字隨擲而行一如成佛齋之規

蘭先生李瑛生員及第俱擢壯元有文名於一時月

其學惟究性理之學精於句讀訓解專恩文辭嘗讀

杜詩曰此書虛而不實紛而不要不知意之所在遂

癈不讀

李斯文成寧星山府院君稷之孫也其父府尹師古

有疾適是科舉之時斯文以父疾不欲赴試府尹強

令赴之遂擢壯元唱榜之日出官門將騎馬其馬圓

頭簪帽花而折之數日府尹殁斯文亦遽時人以爲

折帽花大不祥之地

李同知延聞拙於書字字不成行拜同副承旨□目
尾書依允二字及御名　成宗覽之傳曰承旨不能
書而令兒吏書之乎承旨善啓曰此同副自書非代
手也傳曰以文字文孫出身文地而何如此蹇拙遊
令作詩并以以入見者皆笑
集隱姜先生官雖高而心愈下家在仁王洞茅舍蕭
條而山水清奇無以諷咏爲娛雖朋友尺牘之間皆
用詩詞業祭先祖考必齋沐致誠未嘗少懈雖至展
塋墓如也官至一品年八十以老退于鄉曲就闕下
四拜大哭而出行者聞之無不悲歎也

崔提學興孝以善書名於世其績尊倣晉庾翼甚之体雖遲筆紙墨求免饑鄙之態 太宗親政之日提學以吏書新行入侍書人告身兵華盛畫良久未就金宗瑞以兵曹郎廳在傍一筆揮數十丈書畢端整字體筆跡逆皆濃粗 太宗顧謂左右曰此真可用之才宗瑞由是擢提學當書入朝之表不撰日月舉國不之知承樂 皇帝見之以表密授我國使臣曰若下有司必請汝王之罪故潛還送之情語汝王後勿如是 太宗大懼因提學于獄將加極刑其室上書請命 傳曰此非爾所知其訴于皇帝然以無情之

之故杖而流之緣此官位不進
偰斯文長壽大元人也其父遜元末避難來奔朝廷
爵之能詩文近思齋集行于世斯文登清州壬寅科
官至二品扶翊恭讓王叅九功臣之列其後得罪於
我朝流竄而卒亦能詩文有藝齋集行于世手書牧
隱集其筆法適勁有範斯文之弟眉壽敬壽並登丙
辰科眉壽官至二品有文名偰氏以異國之人父子
孫相繼顯職而今則其裔尠少矣
太祖高皇帝討平蜀漢僞主明玉珎之子昇陳友諒
之子理皆流于我國詔曰不做官不做民我國給芽

舍藏護俾安接之昇承玉珎歿後稱帝年九歲見擒到我國昇母曾為皇太后者每夜祝手向天曰天乎天乎使我播遷專是蜀大臣之罪大臣與大明相通我兵專務拒東而引兵從西南而入故遂至於亡身太宗朝王妃冠服自大明而來宮中不知被荷之術昇母入宮指教然後乃得知之昇之孫有屬錄事者庸劣莫甚許文正公時為左相謂錄事曰子之祖父為大蜀皇帝不幸而亡假令其時不亡至於子之身當亡矣至今明氏苗裔有居開城者余嘗見明王之像容皃端整鬚髯如畫爪指不剪而長陳理無子只

有外孫余嘗從外孫曹公見所藏刺繡文錦想其時豪侈之遺物也

○鄉試棘圍不似京中之嚴整守令爲試官而守令爲擧子故多漏洩相通有一守令赴試製呈試卷而出書所製表頭詞付小吏曰汝往觀我試卷之等第有頃小吏還曰試卷高中矣守令問其故答云初入場中倚堂戶而伺之試官讀試卷至佳便大笑書付吏房矣盡書吏字似吏字而吏房見曰故云高中也聞者皆大噱

丁卯年重試製表對策又製表發興初試同題而初試

無表箋同赴一場而分庭爲限盡試護與者皆一時

巨擘成謹甫居首金安國居二李伯高三申居高灵

居四崔寧城君五朴仁叟居六李延城居七宋中樞

居八柳太初居九李廣城居十李陽城瀜保李陽城

可成鄭蓬原金工判吾居三十無名而得與者只四

人惟徐剛中李賢老以名儒文金斯文德源居初

試榜根當時以爲異其文亦傳書也自後初亘試

皆異見日也

○古人之言王臣謀世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是已我國鉅

族皆自州郡土姓而出昔賤而今貴昔微而今盛者

并錄之坡平尹氏漢陽趙氏幸州奇氏驪興閔氏水
原崔氏陽川許氏德水李氏昌原俞氏交河盧氏仁
川李氏蔡氏南陽洪氏龍駒李氏竹山朴氏安氏陽
城李氏廣州李氏江華奉氏清州韓氏慶氏瑞山柳
氏韓山李氏全義李氏丹陽禹氏鎮川宋氏新昌孟
氏沃川陸氏慶州金氏李氏金海金氏李氏安東金
氏權氏晉州姜氏河氏星州李氏尚州金氏密陽朴氏
孫氏青松沈氏居昌愼氏昌寧成氏曹氏靈山辛氏
高靈申氏東萊鄭氏河東鄭氏迎日鄭氏河陽許氏
漆原尹氏順興安氏宜寧南氏善山金氏光山李氏

光山金氏羅州朴氏羅氏長水黃氏順天朴氏鐵城
具氏靈光丁氏礪山宋氏杞溪俞氏海州崔氏平山
申氏延安李氏白川趙氏文化柳氏晉州姜氏原州
元氏江陵崔氏咸氏平壤趙氏咸從魚氏豐川任氏

# 跋

右叢話巧吞歷主成文公先生所著也先生少聰穎
秀發博覽強記伯仲俱以文章見推搢紳間有得於
見聞者亦多比長篇文章如水湧而山出擢二科官
常侍從位居列卿久典文柄平生多所著述有虛白
堂集三十卷奏議釋說十二卷采諭備覽四十卷而經
綸大軌五十卷則未及脫藁又有風騷軌範樂學軌

範濟伏于談論得兵用撰述而兼該其一也嘉靖甲
申夏公之男吾方伯相公諱世昌手寫是錄二帙贈
余鏝梓余覆而卒業則凡我國文章世代之高下都
邑山川民風俗尚之美惡洎乎辭樂卜祝書画諸技
朝野閭巷俚𠎝悲可以資談笑怡心神國史所未備
者悉載是編信乎聞見之富學識之博而非他稗齋
夷輸者比也即倩寫一本以壽其傳欲與好事者共
之斯舍西也嗚呼魚生之才非所顯著在人耳目得
在國乘莫待是編然思其人必思所嗜況文章哉余
之所以力於是者聊以章相公之德而不負先公之

知也。嘉靖乙酉秋重陽後有日慶州府尹黃瑾跋

慵齋叢話
二